

李兆麟

——烽火辽东

王忠瑜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李兆麟

——烽火辽东

王忠瑜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七·北京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兆麟:烽火辽东/王忠瑜著 .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7.8
(抗联英雄三部曲;2)

ISBN 7-02-002433-5

I . 李… II . 王… III . 传记文学 - 中国 - 当代 IV .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0271 号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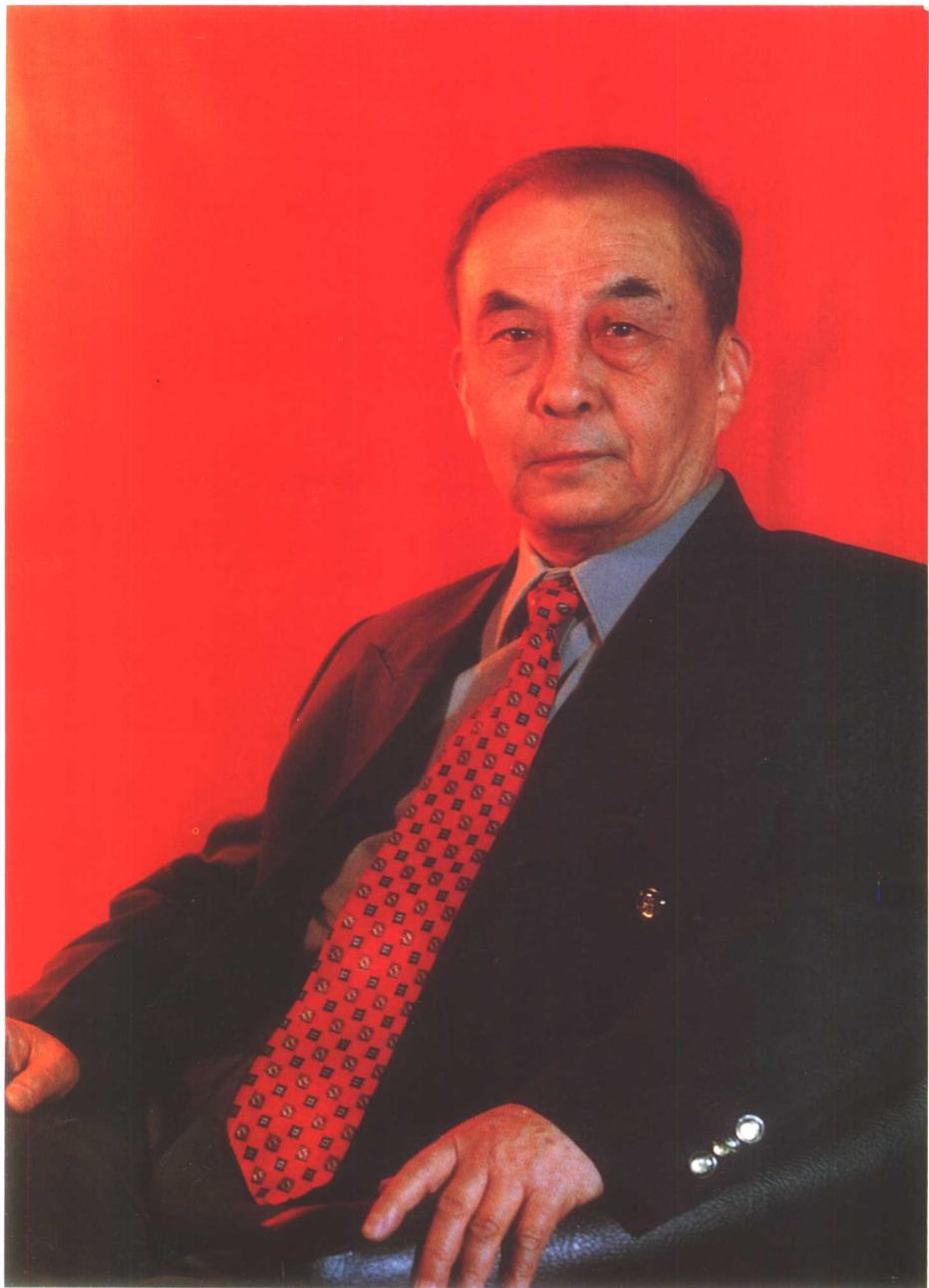
北京市华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235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25 插页 3

1997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1997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定价 14.60 元



作 者 像

于 夫 摄

最后的吼声

——前言

王忠瑜

“九·一八”这个令人怒发冲冠、切齿痛恨的日子，它是日本军国主义久欲侵吞中国野心大暴露的日子；它是中国人民蒙受奇耻大辱的日子；也是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最后关头的日子；是我炎黄子孙千年万代也不应该忘记的日子。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是蓄谋已久的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的领土上，发动了一场侵占中国领土东北三省的第一个罪恶行动——攻占沈阳城的血腥日子。

可是，蒋介石密令东北军统帅张学良“不抵抗”，撤出了三十万东北军去打共产党，而把东北重镇、历史名城——沈阳，拱手献给了日本人。日本关东军在汉奸们一片投降声中，不到三个月便席卷了东北三省。用中国人民的鲜血涂成的日本太阳旗，插在中国神圣的东北土地上。

然而，创造了五千年文明古国的中华民族的儿女们、炎黄子孙们，绝不会在形同野兽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屠刀下低头，绝不会任日本人侵吞中国的阴谋得逞。他们在中国人民优秀的儿女——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领导下，毅然揭竿而起，奋起抵抗。刹那间，人民群众抗日的怒火，风起云涌，组成了一路又一路的抗日义勇军，形成了一条血肉长城，冒着敌人的炮火，浴血奋战，前仆后继。他们人自为战，村自为战，寸土必争，步步抵抗，给疯狂

的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写下了一篇又一篇惊天地、泣鬼神的抗战诗篇，在中华民族光辉的历史上留下了一个又一个舍死忘生、保卫国家、英勇抗敌的名字，光照千古，教育万代。

这部《烽火辽东》，便是实录“九·一八”事变时，东北人民奋起抗日的英勇事迹，塑造着一个爱国爱民、英勇果敢、坚决抗日的青年英雄李兆麟的形象……

我写这部小说，旨在呼唤爱国主义、旨在提醒我的十二万万同胞（“九·一八”事变时是四万万同胞），伟大的中华民族、十二万万炎黄子孙，不要忘了像“九·一八”这样奇耻大辱的日子，不要忘了近二百年来我们祖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宰割的苦难历史。

“九·一八”这个值得诅咒的日子虽然过去了五十六个年头，然而，血泪斑斑、罪恶犹存。最最值得我们警惕，而不可掉以轻心的，便是一小撮日本军国主义者，他们漠视亚洲各国人民的感情，漠视日本因为发动侵略战争而最终战败的血的教训，忘记了因为发动侵略战争而招致遭受原子弹的袭击，致使数十万日本居民受害的血的教训。这一严酷的铁的事实，不容涂抹狡赖的事实，没能使他们清醒过来，没能使他们深刻反省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老老实实地引以为咎地向各国人民谢罪，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可是，他们的丑恶行径，却实实在在地教育了我们中国人，他们提醒我们，必须时刻警惕，时刻注意防止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我们必须和世界上所有受过帝国主义侵略的国家、热爱和平的国家一起，来坚决保卫世界的永久和平。因此，我们更应该立足于把我们的国家迅速而有效地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的、先进的、不受任何人欺凌宰割的、不可战胜的强大的国家。

1996年8月27日深夜急就

目 次

最后的吼声

- 前言 王忠瑜 1

楔 子

- 一 “九·一八”之夜 1
二 孩子,去吧 7

第一章 告别二龙山

- 一 要当岳武穆 11
二 流血的沈阳 13
三 小不忍则乱大谋 16
四 走进新世界 20

第二章 找共产党去

- 五 北平街头 26
六 在抗日救国会 30
七 北海的夜晚 34
八 打回老家去 40
九 辽东风云 46

第三章 竖起抗日大旗

十 大年初一的“奇”遇	57
十一 大团圆	59
十二 夜会小南台	63
十三 拜请“总司令”	68
十四 走访燕子队	76
十五 “抗日，俺也算一个”	80
十六 揭竿而起	84

第四章 威震辽东

十七 消灭洪盛团	93
十八 旗开得胜	100
十九 大破“南大会”	106
二十 “总司令”不见了	109
二十一 “马膏药”一马当先	111
二十二 穷朋友们	114
二十三 一盘棋中的一个棋子	120
二十四 夜袭铧子沟	128

第五章 活捉久留岛

二十五 陡生妙计	133
二十六 半拉山子的不速之客	134
二十七 “你的朋友，大大的坏”	140
二十八 虎口拔牙	143
二十九 绑日本人的票	148
三十 公审久留岛	153

三十一 走马换敌酋	157
-----------	-----

第六章 血战全家洼

三十二 夜访蒋家湾	164
三十三 炸东烟台站	172
三十四 镰刀底下有自由	174
三十五 到庙会上去	181
三十六 值得纪念的一天	192
三十七 血战全家洼	199
三十八 败走柳河村	202

第七章 奇袭沈阳城

三十九 北平来人了	210
四十 逼出一条路来	215
四十一 农民“反日会”	219
四十二 “燕子要钻天”	224
四十三 奇袭沈阳	231

第八章 夜走歪头山

四十四 攻打本溪湖	239
四十五 降战之争	242
四十六 塞战施官屯	249
四十七 夜走歪头山	254

第九章 本溪湖的斗争

四十八 到煤矿里去	260
四十九 当个“煤黑子”	265

五十	成立临时工委	269
五十一	一顿棒子的启示	273
五十二	出师未捷身先病	281

第十章 沈阳城脱险

五十三	好妈妈	286
五十四	重聚沈阳	292
五十五	革命一家人	297
五十六	最后的吼声	303
五十七	国耻民仇	306
五十八	险情陡生	311
五十九	脱险北上	319

楔子

一 “九·一八”之夜

黑夜，沉沉的黑夜。一层浓重的铅色的阴云，笼罩着天和地。

忽然，西北方升起了冲天的火光，像鲜红的血一样，染红了天幕。火光越来越大，而且隐约地听到了隆隆的炮声，大地在颤抖着。

二龙山顶上一棵挺拔高大的古松上站着一个青年，他扶着松树的枝干，两眼灼灼地盯着火光闪动的天际，他知道那里就是奉天城——沈阳。

“哼，鬼子动手了！”

这些天来，驻扎在山下铧子沟和不远的烟台镇上的日本兵，频繁调动着，坐着火车和汽车开往辽河一带；鬼子要强占沈阳城的风声，早就在四乡里传开了。

沈阳城此刻正处在炮火的轰击之中。日本帝国主义分子们梦寐以求的侵占中国大陆的罪恶计划开始实施了。

炮火轰击的目标是东北军的老营盘——北大营。

此时，不远处的一座破旧的砖房里，一个矮胖、留着一撮小胡子的日本关东军代理司令官、先遣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和另一个高参石原莞尔，正两眼紧盯着黑夜中的北大营。他们刚刚

一手制造了肮脏的“柳条湖”事件。他们派人在柳条湖畔一处铁道岔口处，埋上炸药，轰炸一辆从长春开过来的列车。就像他们几年前在皇姑屯车站炸死东北军老帅张作霖那样，只是这一次未把列车炸翻，铁道也没有遭受多大损害（因为他们还要用这条铁道运日本兵进来）。然后反诬是北大营里的东北军蓄意爆破日军守备队的列车，袭击日军进行挑衅。于是立即下令炮击北大营，时间是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夜十时二十分。

“问问北大营的东北军有什么动静？”板垣征四郎铁青着脸，向身旁的石原莞尔说。

“是！”石原莞尔碰碰脚跟，立即摇响身前的电话机，拿起话筒来问：

“北大营有反抗吗？”

话筒里回答：

“报告，没有！”

石原莞尔兴奋地对板垣征四郎报告说：“中国兵没有反抗！看来情报是准确的，张学良的军队是不会抵抗的！”

“好！”板垣征四郎像踏着弹簧似地蹦起来，挥着手喊：“命令，守备队杀进北大营！杀！杀进去！”

“是！杀进北大营！”石原莞尔立即在话筒里传达了板垣征四郎的命令。

石原莞尔的电话听筒刚刚撂下，北大营方向便传来了激烈的机枪声和喊杀声。

“唔，日本军人是无敌的！”板垣征四郎兴奋得连连搓着两手，像一只急待扑向猎物的恶狼。接着他又狂喊起来：

“命令，步兵第二十九联队进攻奉天城！”

当日本守备队的士兵端着刺刀疯狂地冲进北大营的营房时，北大营内仍是一片寂静。中国东北军的营房内毫无防备。

事实上，几天前北大营内的守军，早已奉张学良的密令，开往关内去了。住在北京的张学良早就知道日本人要攻占沈阳城，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几次请示蒋介石，蒋介石只是摸着下巴慢声慢气地安抚他：“我们不能抵抗，我们的兵力要保留下来，对付国内的共产党。东三省的事只有依靠国联来解决，请求国联派员调查，分清谁是谁非，让国联来处罚他……”

“国联？”张学良惊诧的眼里充满了怀疑。心里想，国联能起什么作用呢？日本鬼子能听他的吗？

蒋介石十分亲昵地拍着张学良的肩膀说：“汉卿，听我的，大哥不会给你亏吃，要从大局着想。要知道，‘小不忍则乱大谋’啊！”

就这样，张学良把三十万东北军调往关内去了。北大营只留下很少的一部分士兵，装装样子罢了。

当日本兵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冲进北大营的营房时，脱得精光沉睡的东北军的士兵们才从睡梦中惊醒，一个个仓皇地睁开朦胧的睡眼，不知所措地叫起来：

“咋整的？小鬼子打进来了！”

“枪，枪，咱们的枪呢？”

枪已经被执行“不抵抗”命令的军官们收缴后锁在仓库里了。可怜的士兵们被出卖了，挺着滚热的胸膛，被日本兵用刺刀挑死在炕头上。

“拼了！跟他狗日的小鬼子拼了！”觉醒的中国兵大喊着从褥子下抽出大刀砍过来，有的抄起铁锹、榔头抡过来，有的索性赤手空拳……有的爬起来跑去砸开仓库取出枪来射击，顽强地抵抗着。

“中国人不做孬种，不当亡国奴！”

“决不退出北大营！”

“要一寸土，争一个头来！”

.....

可是，一切都晚了。强敌压境，血肉之躯，挡不住敌人的机关枪和掷弹筒。一个个鲜血淋漓地倒下了，喷出了一腔无辜的热血。他们，一群中华民族的好男儿，不明不白地死在“不抵抗”的命令下。

北大营燃起了冲天的大火……

冲进沈阳城的日本兵们，首先包围了兵工厂，这是东北军和民众们武器的供应站。日本人懂得，要想占领沈阳城，必先占兵工厂。

兵工厂内，一场血战展开了……

工人们一个个抓起枪来，冲锋枪、步枪、手枪，一齐开火，寸步不让地抵抗着。

在造枪车间里，一个老师傅带领十几名青年工人们顽强地抵抗着冲进来的日军。

“操他祖宗，要想进来一个，拿十个来换！”

可是，在敌人机枪的扫射下，工人们死伤殆尽。最后，老师傅不得不逼着剩下的几个青年工人快撤。他大声喊着：

“海山，你们赶快走，去北大营，报告咱们的人，小鬼子攻进城了，快把他们赶出去！”

“快，快走，免崽子们快走！”

“师傅，你呢？”

“别管我，我来掩护！”

青工们含着眼泪，冲出厂房。

日本兵像疯了似的，见人就杀，见房就烧，见女的就奸……

奉天城——沈阳城陷落了，浸沉在悲惨的血泊中……

“沈阳完了！”二龙山上，站在青松上的那个青年恨恨地叹了一声，从古松上跳下来。

这时，天空泛起了鱼肚白，一个骚动的夜晚在仇恨与怨忿中过去了。夜风吹得他遍体透凉，但他的满腔热血却在燃烧；一种国破家亡的屈辱感，传遍了他的全身。他的胸膛似乎要爆炸开来，他疯了似地向山下跑去，他要找敌人拼命去。

“超兰哥！超兰哥！”晨曦中山下有三个年轻人的身影跑上来。一边跑着一边喊着。

“鬼子昨夜里炮轰北大营，占了沈阳城！”

青年急忙迎了过去。

跑到近前，看清楚了；一个十五六岁的小青年搀着左臂缠着白布的一个青年工人，“看，韩哥昨夜从沈阳跑出来的，他跟鬼子干上了，还挂了彩！”小青年嚷着向超兰说。

那工人喘着粗气，一屁股坐在路边的大石块上。

“超兰哥，鬼子先占我们兵工厂，我跟师傅领着车间里十几个弟兄，端起咱自己造的枪，还拎着大刀片，就跟鬼子干上了。他们有机枪，一梭子扫倒了咱们好几个，我的胳膊也负了伤。师傅掩护我，让我跑出来送信，可，北大营里咱的人都撤走了，剩下的少数人都死在那儿了，我还上哪儿找人啊？我没办法，出了城，坐上一辆汽车就跑来找你了……”

“北大营撤了？咱们人为啥不抵抗？咱们中国人为啥这么熊？”叫做超兰的青年，气愤填膺，瞪圆了眼睛问。

“这，我哪儿知道啊！”负伤的青年工人抖着两手，气得跳起来，“国家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啊。谁知道他们几十万大军一枪不放，就把好端端一座沈阳城让给了日本人，日本人又烧又杀又

奸……嗨，我禽他祖宗……”那青年工人攥着拳头大叫着，声泪俱下了。

“中国人为啥这么熊，叫人欺侮到家了！”超兰跺着脚说，“要知道，日本小鬼子是要亡咱们的国呀！他先占沈阳城，后占东三省，最后要灭亡咱全中国！这是奇耻大辱啊！咱们不能忘了这一天，九月十八日，民国二十年……”

“超兰哥说得对，咱决不能忘了九月十八日这一天。超兰哥，咱不能叫小鬼子占了沈阳城，他们不干，咱们跟他干！”那青年工人又激愤地叫起来。

“对，超兰哥！咱村附近的老百姓都起来干了。”另一个生得虎背熊腰的小青年接上叫道，“刚才铧子沟煤矿上来了人，邀咱们跟他们一起干。他说矿上一个叫沈宝林的工人挑了头，拉起了一支抗日队伍，报字号是……”

“燕子！燕子队！”十五六岁的小伙子插上说，“他们说燕子最灵巧，专跟狗日的鬼子兵干！还说荣官屯、柳河子、荒山子都有人拉起队伍来抗日了！超兰哥，你也领着咱们，打他狗日的小鬼子……”

“超兰哥，你就挑头吧！我海山跟着你，咱要不把小鬼子赶出沈阳城，俺就誓不为人……”青年工人更加激动起来。

超兰这个青年反倒深思起来，他沉吟了半晌才说：“干，咱们指定是干的！但可不能瞎干！我得找共……”说到这里，他住了嘴，马上转过话头，对那十五六岁的小伙子说，“我得去找寿天二姥爷，还有二姨父张一吼……”

“上北平？！”那小伙子惊喜地叫。

“对，上北平！”超兰接着说，“他们见多识广，结交的能人也多，把他们搬回来，领着咱们一起干！”

“太好了！”小伙子跳着叫起来，“我二爷爷是读大书的，有点

子，二姨父是军事家，当过营长，有他们保险能打败小鬼子！可是，姑妈能让你走吗？还有你爷爷？”小伙子一下冷静下来，问超兰。

超兰被问住了，他想了一下说：“那，总有办法的，走，回去再说！”

说罢，几个人相跟着便往山下走去。

这会儿，朝霞映红了整个二龙山，也照亮了这几个青年的脸。只见那个叫超兰的青年着一身黑色学生装，高高的个儿，宽宽的肩膀，白皙的圆脸，有一双大大的明亮的眼睛，文静中透出几分英气。他家住辽宁省辽阳县二龙山下小荣官屯，是一家李姓大户的独生子，小名长生，学名超兰，大号李兆麟。今年整整二十一岁了。公元一九一〇年旧历十月初一日出生在小荣官屯，属狗。那个瘦瘦的十五六岁的小伙子是他的表弟杨兆源。那负伤的青年工人是同村的乡亲韩海山，另一个虎背熊腰的青年也是屯亲，叫张二栓。

二 孩子，去吧

一盏荧光如豆的豆油灯，放在炕桌上。桌边坐着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白净端庄，素衣整洁，低头在灯光下给一件新做的学生服缀着扣子。

仍然是身着黑色学生装的李兆麟走了进来。

“妈，我想跟您商量一件事。”他说着，坐了下来。

“啥事，你说吧！”那妇女没有抬头，仍然熟练地钉着扣子。好像已经知道儿子要说什么似的。

“我二姨父来信了，叫我到北平去，说是有要紧的事要和我商量……”